

研究
信息

2015 年第 66 期

2015.06.17

执笔：郭可为

guokewei@icbc.com.cn崛起中的亚投行——中国提升全球
领导力的试验场？

要点

- 亚投行是中国创新国际开发组织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一次实验，体现在：一是域内国家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域外国家影响力大大受限；二是中国出资比例占据较大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三是治理结构更加精简，不设常驻董事会；四是项目招标不排他，向任何国家和企业开放。
- 亚投行是中国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实验，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创建亚投行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独立掌握主导权的一次尝试；二是创建亚投行是中国弥补区域乃至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不足的一次尝试；三是创建亚投行是中国打破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修昔底德陷阱”的一次尝试。
- 亚投行是需要解决诸多挑战的一次实验：一是如何有效提升治理水平的挑战；二是如何弥补运营经验不足的挑战；三是如何应对潜在投资风险的挑战；四是如何放大金融杠杆、提高投融资效率的挑战；五是如何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
- 针对以上挑战，亚投行未来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各成员国应保持充分沟通，提升治理水平。二是多管齐下应对不同类别的风险。三是引入私人部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缩写 AIIB）的崛起之势超乎想象。2015 年 4 月 15 日，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的 57 个国家正式成为创始成员国。5 月 20 日，亚投行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五次首席谈判官会议，各成员国就《亚投行章程》文本达成一致，并将于 6 月底举行签署仪式。未来亚投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也不仅局限于亚洲域内，而是有望成为中国担当未来全球领导者的“试验场”，或将对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本文将从亚投行治理结构与运作机制的特点入手，重点探讨中国创建亚投行将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哪些潜在影响，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等问题。

一、亚投行是中国创新国际开发组织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一次实验

尽管《亚投行章程》尚未正式公布，但各国出资比例、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问题基本已尘埃落定。从已掌握的信息看，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与运作机制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域内国家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域外国家影响力大大受限

根据 2014 年 10 月各方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投票权将考虑各成员国的出资额、经济规模，根据复杂的公式进行分配。其中 37 个域内国家，主要包含 35 个亚洲国家和两个大洋洲国家持股总数最高可达 75%（详见附表 1）。欧洲、美洲和非洲的 20 个域外国家尽管包括七国集团中的四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但持股比例也仅为 25%左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世界银行（简称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等其他国际组织相比，一向比较弱小的亚洲国家在亚投行中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一些事关亚投行根本制度与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如果域内国家团结一致，那么获得 75%“绝对多数”并非完全不可能。反之，身处不同大洲的域外国家想要联合起来否决某项决议，也并非轻而易举。



（二）中国出资比例占据较大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

在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持股比例分别为 75%与 25%的前提下，目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出资比例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计算方式：第一种是各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 GDP 按 5: 5 的权重计算，简称 55 模式。第二种是各国名义 GDP 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按 6: 4 的权重计算，简称 64 模式。我们根据这两种算法计算可知，中国毋庸置疑均是最大的出资国（详见附表 2）。在 55 模式中，前五大的出资国及比例分别为中国（29.72%）、印度（10%）、俄罗斯（5.76%）、德国（4.46%）和印尼（3.78%）。在 64 模式中，前五大的出资国及比例分别为中国（30.13%）、印度（9.49%）、俄罗斯（5.77%）、德国（4.5%）和印尼（3.64%）。

由此可见，无论以哪种模式计算，中国在亚投行股权结构中均占据较大优势，与出资比例相对应，中国有望获得 25-30%左右的投票权。这足以令中国在没有 75%“绝对多数”通过的重大事项中，拥有一票否决的主导权。

（三）治理结构更加精简，不设常驻董事会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分为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但亚投行较世行和亚开行也有所区别，有所创新：一是亚投行力求设立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目前多边开发机构普遍设置常驻董事会管理日常工作运营，但因成本高、效率低、官僚主义而饱受诟病。而亚投行的日常运营事务交由行长和管理层负责。非常驻董事会仅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亚投行的发展战略、贷款政策和标准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此举有助于精简机构、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运营费用，从而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项目。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认为对世行和亚开行贷款条件太多以及受理速度太慢的问题，亚投行可能会在贷款审批上赋予高级别官员更多放贷权力，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保留董事会的否决权。

（四）项目招标不排他，向任何国家和企业开放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

对于项目招标一般采取成员国才有参与投标的资格，特别是对一些地区性的金融开发机构而言，有本地区成员国和非本地区成员国之分，非本地区成员国则没有资格享受贷款业务，但若是成员国则有资格参与投标。而亚投行的项目向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开放，从业务本身出发，不采取排他性质，就意味着想要参与投标的国家只要保证技术优先，价格合理，都具有投标的机会，这使得亚投行树立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同时也具有更高的包容性，这对亚投行开展业务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亚投行是中国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实验

（一）创建亚投行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独立掌握主导权的一次尝试

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拥有主导权的具有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机构。虽然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中也有相当份量的主导权，但影响力较之亚投行有所不及。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尝试独立承担主导权。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霸权稳定论阐述了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实现合作的观点。霸权稳定论认为，领导国或霸权国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而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其建立和运作的过程基本都离不开领导国或霸权国。领导国行动的根源在于追逐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日本和美国当初支持亚开行都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主要基于三个目标：一是服务于日本的经济和商业；二是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三是重返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美国支持亚行主要基于政治和战略利益，即希望通过亚行来援助在政治和战略上重要的国家以服务其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

领导国或霸权国在国际组织中获得主导地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制度上，特别是投票权制度上的设计；二是人员上的安排。而中国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已经完全符合这两条特征。首先在投票权制度方面，亚投行规定域内、域外国



家出资比例大致为 3:1，因此决定了投票权份额不会偏离这个比例，也就使域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亚投行事务中行使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中国也凭借 30%左右的出资比例获得了 25%以上的投票权，掌握了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其次，国际组织的“一把手”由组织内贡献最大的国家国民担任是公认的潜规则。当前亚投行的首任行长虽然没有公布，但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亚开行前副行长金立群的呼声最高。而从行长以下的管理人员看，虽然亚投行实行全球招聘的原则，但由于总部设立在北京，因此中国的高级金融、法律人才加入亚投行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也有望在亚投行中实现人数优势。

在取得一票否决权以及人事的主动权后，中国在亚投行的决策制定、制度设计、项目运作等重大问题上就可以在与其他成员国充分沟通，平等协商的前提下，力争满足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中国主导亚投行的运行和发展，也是对未来在更加宽广的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积累经验。

（二）创建亚投行是中国弥补区域乃至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不足的一次尝试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的概念，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总量也在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的角色也实现了从初期的旁观者，到后来的参与者再到当今的倡导者的转变。其中，参与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也成为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有益尝试，而亚投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提供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种类。

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尽管亚洲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但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却严重滞后，始终无法在贸易、金融、能源、安全等任何领域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公共产品生产与消费体系。基础设施也是一种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性明显的公共产品。对于跨国基础设施而言，同样面临着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因此需要具有跨国性质的机构进行协调。但目前亚开行和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投向亚洲域内基础设施的资金非常有限。

在这种形势下，亚投行作为一种旨在促进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产品

应运而生，有望发挥三方面的效用：首先，最为直接的效用，亚投行通过发挥多边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作用，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加快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区域经济的运行效率；其次，亚投行可以促使亚洲各国的资源禀赋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实现亚洲域内更为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还会释放强大的乘数效应，推动周边区域乃至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第三，亚投行与 IMF、世行、亚开行等其他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形成补充关系，共同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与完善。

由此可见，亚投行所产生的收益能够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共享。亚投行将与中国倡导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家新型国际金融机构齐头并进，成为中国向区域内乃至世界提供金融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

（三）创建亚投行是中国打破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修昔底德陷阱”的一次尝试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过程往往会引起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激烈对抗，即“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现象几乎贯穿整个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从确定近代国际体系起点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到拿破仑战争之后维持欧洲均势的维也纳体系，再到二战后大国主导的联合国体系，甚至冷战后的美国单级霸权体系，莫不是对先前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后的重组。

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依靠经济强势构建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格局及治理结构，包括美元一家独大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美欧国家控制、美国享有一票否决权的 IMF 和世界银行、发达国家确定规则的关贸总协定（GATT）及嗣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日渐上升，特别是原有机制一再引发危机显出其已经过时，国际间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也达成了一些国际协议，如 IMF 和世界银行改革协议、G20 逐渐取代 G7/G8 等。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根本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也被美国束之高阁不予理睬，G8 也随时可以因政治原因将俄罗斯开除



重新变为 G7。

在西方大国让步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亚投行的创建过程，充分表达了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尊重守成大国的诚意，体现了开放自由、和平协商的特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除了金砖五国、东盟（ASEAN）10 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之外，七国集团（G7）中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加入了亚投行，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数量也超过了世界银行与亚开行 44 个与 31 个的创始国数量。这充分体现了亚投行作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并主导建立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较高的支持度和影响力。

对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多次表达希望其加入亚投行的愿望，但美国和日本均以种种托辞拒绝参加甚至劝阻其盟国加入。随着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亚投行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批评美国“应对亚投行搞砸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亚投行的出现“是美国国会的错”；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指出“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而日本国内关于“放下面子，加入亚投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论调也不鲜见。

创始成员国的数量超过世行与亚开行，西方大国纷纷加入，美国和日本也在反思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否存在误判。这种结果反映了中国创建亚投行对于完善和推进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和展现国家实力，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和平变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亚投行是需要解决诸多挑战的一次实验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亚投行或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大展宏图，但不可否认它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

（一）如何有效提升治理水平

尽管亚投行的治理机制在世行、亚开行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有所创新。但在实践中，高管层的组成、投票权的分配、否决权的使用等等重大问题上将很有可能会出现成员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多方博弈。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各国诉求，平衡各方权益，稳步推进亚投行的决策制定、正常运营将是摆在中国面前非常棘手的重大课题。

（二）如何弥补运营经验不足

目前“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虽然有英、德、法、意等西方大国，也有瑞士、卢森堡等传统金融强国，但是世行和亚开行的实际掌舵者——美国 and 日本的缺席所造成的影响恐怕是超乎想象的。由于缺乏一个称职的导师，中国是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选择、评估、运营和后续评价等方面，中国也需要一系列的指导与技术支持。

（三）如何应对潜在的投资风险与挑战

亚投行的主要投资领域为基础设施投融资。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周期长、难度大，因此融资风险较高，特别是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着诸多复杂因素的干扰。首先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亚投行自身无法实现滚动融资等等；其次是由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如政府更迭引发的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导致的项目工程瘫痪、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等等。

（四）如何放大金融杠杆、提高投融资效率

国际经验表明，开发金融机构单纯依靠成员国的初始资本注入开展投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利用金融杠杆才能够扩大实际可利用的金融资源。然而，由于美国主导了全球评级行业，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亚投行的信用评级不应抱有过高期望。在评级不乐观的情况下，亚投行利用发行债券的手段筹措资金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此外，在扩大可贷资金规模的同时，如何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五）如何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目前，发达国家和其占主导地位的四大国际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IMF、亚开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依旧有着较大的话语权，牢牢把持着国际金融市场。同时，在国际金融领域从不乏激烈的竞争。比如2014年10月8日，由世界银行集团牵头、与全球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就是对于还未开始正式运作的亚投行的一个挑战。不难看出，基础设施建设这块“大蛋糕”，前景广阔，正吸引着各方进入其中。因此，亚投行必将会面临严峻的竞争形势。

四、建议对策

（一）各成员国应保持充分沟通，提升治理水平

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将是亚投行解决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多边框架下既发挥大股东的影响力，同时又避免树立美国“一票否决”式的投票权威，是一个考验中国智慧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似乎有意淡化投票权在亚投行决策机制中的作用，而旨在与有关各方充分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上，以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决策重大事项。这种摒弃地缘歧视、倡导平等协商的理念无疑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这需要中国付出极大努力，使亚投行成为能给区域乃至全球带来福祉的国际组织。

（二）多管齐下应对不同类别的风险

对于经济金融类的风险，亚投行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即积极借鉴和学习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和做法。与此同时，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特别是吸引在基础设施项目管理、跨国法律事务、国际资本运作、国际事务协调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从而充分把控项目投资风险。对于政治、军事类风险，亚投行应依靠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应敦促印度、俄罗斯等区域性大国分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引入私人部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调动私人部门参与的积极性，是亚投行解决融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引入私人部门投资不仅能够扩大可利用资金的规模，而且私人部门对项目审查和投资回报更为敏感，更有利于加强项目管理和控制投资风险。私人部门投资的加入也有利于提高亚投行项目管理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促进亚投行的可持续发展。亚投行应当积极探索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 PPP）模式。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亚投行应当积极与之开展合作。

五、结语

目前来看，亚投行发展势头良好，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治理结构合理，机制创新开放，并且有望成为中国提升全球领导力的“试验场”，将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亚投行作为新生事物也面临诸多挑战，不但需要中国全力以赴、勇于开拓，同时也需要其他成员国的互谅互让，同舟共济，亚投行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附表 1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基本经济概况

	GDP(十亿美元)	GDP（基于购买力平价，国际元）	人均GDP（美元）	区域
阿塞拜疆	74.15	165.32	7901.66	亚洲
孟加拉国	185.42	533.74	1171.90	亚洲
文莱	15.10	30.21	36606.83	亚洲
柬埔寨	16.55	49.96	1080.82	亚洲
中国	10380.38	17617.32	7589.00	亚洲
格鲁吉亚	16.54	34.21	3699.12	亚洲
印度	2049.50	7375.90	1626.98	亚洲
印度尼西亚	888.65	2676.08	3533.53	亚洲
以色列	303.77	268.46	36990.98	亚洲
伊朗	404.13	1334.32	5183.27	亚洲
约旦	35.77	79.62	5357.76	亚洲
哈萨克斯坦	212.26	418.47	12183.51	亚洲



韩国	1416.95	1778.82	28100.72	亚洲
科威特	172.35	283.98	43103.34	亚洲
吉尔吉斯共和国	7.40	19.16	1298.56	亚洲
老挝	11.68	34.40	1692.65	亚洲
马来西亚	326.93	746.08	10803.53	亚洲
马尔代夫	2.85	4.92	8341.54	亚洲
蒙古	11.98	34.76	4095.50	亚洲
缅甸	62.80	241.98	1221.36	亚洲
尼泊尔	19.64	66.78	698.59	亚洲
阿曼	77.76	162.37	19001.81	亚洲
巴基斯坦	250.14	882.31	1342.73	亚洲
菲律宾	284.93	692.22	2865.49	亚洲
卡塔尔	210.00	320.54	93965.18	亚洲
俄罗斯	1857.46	3564.55	12925.96	亚洲
沙特阿拉伯	752.46	1605.70	24454.02	亚洲
新加坡	308.05	452.69	56319.34	亚洲
斯里兰卡	74.59	217.45	3557.88	亚洲
塔吉克斯坦	9.24	22.32	1113.24	亚洲
泰国	373.80	985.52	5444.56	亚洲
土耳其	806.11	1508.10	10482.14	亚洲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01.65	599.76	43179.78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62.62	171.67	2046.13	亚洲
越南	186.05	510.69	2052.85	亚洲
澳大利亚	1444.19	1095.38	61219.16	大洋洲
新西兰	198.12	158.86	43837.29	大洋洲
域内国家共计	23911.94	46744.62		37
马耳他	10.58	14.13	24876.20	欧洲
奥地利	437.12	395.49	51306.67	欧洲
丹麦	340.81	249.53	60563.62	欧洲
芬兰	271.17	221.04	49496.72	欧洲
法国	2846.89	2580.75	44538.15	欧洲
德国	3859.55	3721.55	47589.97	欧洲
冰岛	16.69	14.21	51261.88	欧洲
意大利	2147.95	2127.74	35823.22	欧洲
卢森堡	62.40	51.41	111716.27	欧洲
荷兰	866.35	798.59	51372.96	欧洲
挪威	500.24	345.16	97013.26	欧洲
波兰	546.64	954.45	14378.62	欧洲
葡萄牙	230.01	280.36	22130.49	欧洲

西班牙	1406.86	1566.37	30278.35	欧洲
瑞典	570.14	448.25	58491.47	欧洲
瑞士	712.05	472.83	87475.46	欧洲
英国	2945.15	2548.89	45653.41	欧洲
巴西	2353.03	3263.83	11604.47	美洲
埃及	286.44	943.05	3303.75	非洲
南非	350.08	704.51	6482.75	非洲
域外国家共计	20760.136	21702.142		20
总计				57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IMF，下同

附表2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两种模式的出资比例

	55模式加权总量	55模式所占份额	64模式加权总量	64模式所占份额
中国	13998.85	29.72%	13275.16	30.13%
印度	4712.70	10.00%	4180.06	9.49%
俄罗斯	2711.01	5.76%	2540.30	5.77%
德国	3790.55	4.46%	3804.35	4.50%
印度尼西亚	1782.36	3.78%	1603.62	3.64%
韩国	1597.89	3.39%	1561.70	3.54%
巴西	2808.43	3.31%	2717.35	3.21%
英国	2747.02	3.23%	2786.64	3.30%
法国	2713.82	3.20%	2740.43	3.24%
澳大利亚	1269.79	2.70%	1304.67	2.96%
意大利	2137.85	2.52%	2139.87	2.53%
沙特阿拉伯	1179.08	2.50%	1093.76	2.48%
土耳其	1157.11	2.46%	1086.91	2.47%
伊朗	869.23	1.85%	776.21	1.76%
西班牙	1486.61	1.75%	1470.66	1.74%
泰国	679.66	1.44%	618.49	1.40%
巴基斯坦	566.22	1.20%	503.01	1.14%
马来西亚	536.51	1.14%	494.59	1.1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00.71	1.06%	480.89	1.09%
菲律宾	488.58	1.04%	447.85	1.02%
荷兰	832.47	0.98%	839.25	0.99%
波兰	750.55	0.88%	709.77	0.84%
新加坡	380.37	0.81%	365.91	0.83%
孟加拉国	359.58	0.76%	324.74	0.74%
越南	348.37	0.74%	315.91	0.72%



埃及	614.74	0.72%	549.08	0.65%
瑞士	592.44	0.70%	616.36	0.73%
哈萨克斯坦	315.37	0.67%	294.75	0.67%
南非	527.30	0.62%	491.85	0.58%
以色列	286.12	0.61%	289.65	0.66%
瑞典	509.19	0.60%	521.38	0.62%
卡塔尔	265.27	0.56%	254.22	0.58%
挪威	422.70	0.50%	438.21	0.52%
奥地利	416.31	0.49%	420.47	0.50%
科威特	228.16	0.48%	217.00	0.49%
新西兰	178.49	0.38%	182.42	0.41%
丹麦	295.17	0.35%	304.29	0.36%
缅甸	152.39	0.32%	134.47	0.31%
斯里兰卡	146.02	0.31%	131.73	0.30%
葡萄牙	255.19	0.30%	250.15	0.30%
芬兰	246.10	0.29%	251.11	0.30%
阿曼	120.06	0.25%	111.60	0.25%
阿塞拜疆	119.73	0.25%	110.62	0.25%
乌兹别克斯坦	117.14	0.25%	106.24	0.24%
约旦	57.69	0.12%	53.31	0.12%
尼泊尔	43.21	0.09%	38.49	0.09%
柬埔寨	33.26	0.07%	29.91	0.07%
卢森堡	56.90	0.07%	58.00	0.07%
格鲁吉亚	25.37	0.05%	23.60	0.05%
蒙古	23.37	0.05%	21.09	0.05%
老挝	23.04	0.05%	20.77	0.05%
文莱	22.66	0.05%	21.15	0.05%
塔吉克斯坦	15.78	0.03%	14.47	0.03%
吉尔吉斯	13.28	0.03%	12.10	0.03%
冰岛	15.45	0.02%	15.70	0.02%
马耳他	12.36	0.01%	12.00	0.01%
马尔代夫	3.89	0.01%	3.68	0.01%